

## 重置小山河：旅迹与虚室的互译——候清诗歌探赜

高若栋<sup>1</sup>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 自 20 世纪以来中国诗学的发展脉络, 主要以欧风美雨的润泽、格物义理的探究、古典精神的回归和自然山水的描摹为四条主线展开, 其中相互涉及影响、对峙和博弈, 从而形成近 40 年汉诗相对繁盛的局面, 不同年岁的数代文人, 各自引作品为风格的旗帜, 试图丰赡文化版图。候清作为当下诗坛最年轻的一批成员, 写作态势既不同于以“非非”或“莽汉”为代表的口语群像, 也近乎迥异于学院集群所包裹的“知识分子”写作路径, 他以山水自然为道统, 视古典情怀为理论资源, 推动自身语言价值的建构。研究候清的作品及思想谱系, 或将有利于对新生代诗学生态的剖析, 并阐释部分镜鉴价值。

**关键词:** 当代诗歌; 古典美学; 语言变构; 山水价值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2

文学发展与先锋意识似乎永久绑定, 语言裂隙和文化脱钩成为长久连缀的问题, 在虚与实的景况更迭、语言系统的复旧或新生、山水的片面化和信息谜语的倾轧之间, 写作在部分维度上成为一种价值之争、主义之辩。眼花缭乱的纸面街衢, 是数年来承载候清推动自身诗歌探索和理论建构的基底, 置身丰饶多元的思想时代, 他的文本既呈现一种针对公共现实的镜鉴, 又倾注才华于单向透明的梦境, 在高山滚石和良夜无边之中, 享受欢欣与危脆交织的“山河”剧幕。

### 一、语言的回归或摆拨

并不多数的文人具备“倒退”的力量和胆识。这并非是技艺水平或思辨能力的单纯退化乃至走向固步自封的境地, 恰好相反, 面临天花乱坠的价值版图与情绪狂飙的未来构想之时, 立足于一种对已知岁月的信赖和根脉意识的确立, 拒绝全然投身宏大的、群体性的潮流开展相对盲目、从众的写作, 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这种智慧曾造就了若干时期分流于主潮之外的好诗。在过去数年的文学生活状态中, 可以清晰窥见候清正具备上述的特征。对于传统文化和文人精神的认同和复归, 是他从写作发轫阶段便彰显的语言取向, 在时下的诗学环境中, 几乎无法搜寻到与之意志类似、腔调同频的侪辈, 沿着时间轴探向往昔, 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知己”以三段主要版块呈现。距今最近的是 1985-2010 年代间由“第三代”运动洪峰中演化而出的诸如赵野、杨键等人, 只是前者深爱于恢复某种两宋时代的士大夫气韵, 以及开创和“逍遥”思想高度捆绑的诗学道统, 后者以禅宗思想为根基, 沉浸于极简化的水墨山川之间。相比之下, 候清显然不具备如此浓郁的宗教氛围或特定时期的沉湎感。其次则是 1930-1945 年代间以闻一多、张君勱、丁文江等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先驱, 他们的语言姿态和候清相去甚远, 但堪称致力于通联古典汉诗和近现代新诗价值的奠基者, 客观上为后续的唐湜、杜运燮、穆旦等“九叶派”诸君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先导, 继而启迪更后来者。

移居海外的程抱一 是古典美学关照下诗画技艺融汇的典型, 一度旅居域外的北岛则是以“故国残月”的古雅方式寄托思想怀旧情愫的代表, 他们都对候清的诗学观念潜移默化存在影响。台海地区“1949 一代”中以周梦蝶、痖弦、余光中等诗人名气颇大, 且脱胎于“蓝星诗社”时代后普遍都怀揣强烈的传统底色, 都在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的西学漩涡中浸泡已久, 不约而同地“似乎是寻求某种中断了的连续性”[1], 重新回归富饶的历史文化中。除此之外, 候清的语言之上还能猎获譬如陈先发、汗漫、欧阳江河的部分影子, 虽然目前的成熟度尚不如前辈宿将, 但气质已有几分抵近。

---

**作者简介:** 高若栋(2003—), 男,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学批评及文化思想史研究。

早慧的候清，从时代因素而言是幸运与不幸的混成体。比起郭小川、孙静轩、邵燕祥、蔡其矫等特殊时期的诗人，身处“在统一的政治主调中容留一点点个人情感经验的空间，也很快就被视为异类受到批判和迫害”[2]的状态维持写作，候清所坐拥的语言施展自由度和信息环境，无疑是地覆天翻后的开阔，进入李泽厚所谓“再度启蒙契机”[3]的1980年代后，汉语新诗在大陆很快便迎来了第二高潮，1978-1990年代间从“新诗潮”到“知识分子写作”连续诞生并迭变，争鸣之下的诗坛将范式推翻又新建、新建复又推翻。而候清的不幸在于当今诗生态的权利资源“内循环”为表象的“圈子”问题持续弥漫，无特定背景或丰腴家资的年轻写作者总是面临一堵长城般的南墙阻隔，同时由于候清自身语言体系所呈现的既非学院化，亦非口语江湖化的特性，很难依靠任何一支强有力的流派或群体组织去阐释价值，继而抬高“身价”。他看似柔顺绵蔓的诗歌，实则内里藏锋、骨节分明，在现实诗坛无所襄助的条件下，惟有思想的肌理赋予其撑扶。

诚如陈世骧所言“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4]，历代诗歌以抒情为主要方式，阐述其沉郁顿挫、望洋兴叹、壮怀激烈或闲散静怡的各异画卷，总体造就了古典诗歌美学熔铸一体的遗泽，即细腻、温润的质地，候清的作品几乎对此进行了隔代继承。他善于围绕爱欲和枯萎、腐朽和永恒两项母题展开写作，一面以清丽娟秀或疏朗尔雅的文风推动错位或流动感觉下的物事关系运转，催动和谐美的折射。另一面则以剥夺、抽离为主的语言动态，以隐喻为主的词藻排布完成“枯或必朽性”[5]的阐释，让破碎之美、离乱之美乃至绝迹之美得以呈现。候清的文质彬彬却内含道德使命的语言，长期以针对微观世界的写作而谛听宏大乾坤所承载的命运，纸面上所创造的“小山河”图景，类似于近20年政治哲学领域所热衷的“天下体系”概念内，其中一部插曲或章节。

候清的诗歌以中土传统为根基，但并不对域外诗学价值体系产生排异，相反诸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或注重“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6]风格的露易丝·格丽克，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涉入着他的诗学观念形成，和语言探索进程。关于中西之间、古典与欧美之间文化系统的甄别、遴选和汲取，候清高度类似王元化在1995年提出“以西学为参照系，而不以西学为坐标”[7]的文学理论研究思想，在充分尊重本位文化主体性地位和价值主干的同时，以客体的姿态接纳更多输入信息，而非以完全置换中国古典诗学统绪为代价投入欧风美雨的怀抱，以哈罗德·布卢姆、皮埃尔·布吕奈尔来替代锤嵘、严羽，以里尔克、叶芝的语言系统为族谱而掏空自《诗经》《楚辞》等汉语诗学的祖产。在处理格物写作和抒情关系上具有经验的候清，在“异化”和“私人化”的凹穴中并不过分斟酌、徘徊，他在公共现实和历史信息、古典审美之间糅合、创造新的谱系为己用。譬如欧阳修或林逋式的诗歌笔触和郭熙、沈括般的艺论，便被他袭仿在身，并以一而生万象，譬如在《青城山》中，他从“爬行的韵脚”和“青霉的扇面”[8]写起，凭借微粒之间的词语和意象设计，完成整幅画面的多位面穿针引线，一虚一实、动静之间将“平地上所不能望见的山水的深度与曲折”[9]有节奏地表露。而《植物园锁记》则在进一步超出了单纯“山”或“景”的范畴，开始以某物/地为锚点，浮游今古、洞悉人情：

午时不知道几刻，看花  
戳破叙事的谎言，石板小径外  
二十年前，向我驶来  
樱花，海棠，木兰安放着脂粉  
萱草群，潋滟的橙黄色  
止不住眼泪。一切都是流水的世纪[10]

先推倒自身设立的“午时”时间，随之又观赏一段戳破的“谎言”，然后让并不明确出身来历的诸多“花卉”登台抒情，继而谈“眼泪”和“世纪”，用一个庞大和寂寞的意象收尾。细读文本，如欲分辨候清笔端的实际事物和虚构情节，其实无从搜迹，米哈伊尔·巴赫金曾提出的“存在即事件 (Being/Existence as Event)”[11]概念被他完整搬挪到了诗的表达上，所有曾经存在、此刻发生以及外“我”之外曾有序进行的诸多元素，都能被统合入事件的箱包内。候清的写作总体以一场掉头、转弯的弧度为概述，先从纷繁喧扰的现代社会中埋入古典的墓冢寻找昔日桃花源，同武陵人对谈、和烂柯人对弈。然后从古雅的时代再度迂曲，开拓一种属于自身的命运化写作，在虚实之间感性压过理性、浪漫略胜真实，对于整体感官的建构一定大于砖石瓦砾上的雕琢，如此的诗歌在中西方诗学体系内似乎都无从有效追索到完美的“祖源”或“替身”，既无法纳入自维吉尔的《农事》以来“描写诗”[12]的范畴，也在客观上和明末虞山一系盛行的“灵心、世运”[13]不能全然相符，呈现继承关系。一种以回归古典为主脉，兼具摆拨向外探索、拓生的气质，凝聚成候清的诗歌。

## 二、历史的融摄或想象

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融合发展趋势，已近乎不可逆的潮流，过去30余年间在“打通文史哲”的理念建设之下，诸细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高度共享、启发和互涉的状态，候清堪称此类思想工程的受惠者。他对于生活细节、

情绪微末的体察,和关乎大时代的倾心、历史价值的信赖,彼此结合,从朝代更迭的战火烟云写到江淮船舫外的小桥流水,甚至是枯坐书室之内依托一线窗口,展开对明媚世界或凄风苦雨的想象,都不存在绝对隔断、割裂的诗学锁心。在文字的纯进度、清透质感上,近似于傅元峰、柏桦或沈苇等历经多年悲喜与风霜,自酒桌人情场面和权利博弈棋局中渡过来的恬淡感,有沉舟侧畔重生春色的意趣,所谓“既是历史、记忆和地理、文化层面的,又是心理、语言、修辞、技艺和想象层面的”[14]的诗歌,当如是也。候清在诗体中为历史塑形进而复生,他无意于开展道德教化或伦理的灌输,避开令人沉闷、乏陈的辞令组合,更侧重于某种匠心的打磨、视阈的增幅,从桌案前如何写向千里外,又如何为凌驾于生活琐碎的美感创造落地生根的条件,将高踞云端的审美空间,转换为足以和读者同频共呼吸的表达句段。巫鸿曾在考古美术研究中尝试引入的,表现个体或群体的特殊观点和思维方式的“mentali”[15]概念与之颇为接近,候清对图像美术、画面艺术的敏锐感,恰也是支撑诗人走出芸芸人海,得以自风尘寰宇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想象的才华,对于诗人而言堪称消解、融汇历史信息的关键。在“知识主(subject)与知识对象(object)”[16]的对立之间,如何动态的求取并保持一项平衡,并不容易实现。稍有不慎即是对语言阅读美、可读性的牺牲,以此换取内容意涵的丰饶;或针对文本结构的消磨,为了将叙事的场面尽数铺开,不至于过分单薄。所举两例,皆是汉语百年新诗发展史上所积淀的经验与教训,取与舍似乎成为大多数文人必须面对的抉择,窄门之外惟有遗憾千行。候清显然不愿顺从此等规训和旧疾,最终在写作中实现了“得兼”的价值成果,如明代学者项穆以“中和”来概括书法的艺术特质一般,所谓“千形百状,不过曰中和”[17]的逻辑,直指古典时代的中国最源远流长和深邃丰裕的美学思想,由先秦诸子百家所融汇,秦汉以来儒道两家又在多方位走向合流,加之魏晋时代第二次佛学大规模传入(以鸠摩罗什为代表),儒道释三宗的相互纠缠、补充与整合造就了自然超脱、克己复礼、受想行识所综合的价值体系。候清几乎不专治美学、思想史领域,但传统文化所拥聚的强大“介入”能力,早已潜移默化地滋润了他的诗歌。

山水与自然的关怀,作为候清文学思想终极的底色,长期驱动阅读谱系、诗学观念和文本风格的成长,乃至为其贡献了诸如“植物诗人”或“花卉诗人”(源自文林好友张润泽、陈生平等)的戏称。候清的诗歌创作几乎与关怀的价值存在孪生关系,或是针对旧时人或事的叹惋、悲慨,他写杜甫去日苦多,昼夜之间已然两鬓生白,命运使其愈发频繁从虚室中攫取词语,以抵抗周身的贫乏、拱卫生存的意志,甚至在纸稿上,可以视生辰如祭辰,目送一个去年的文人,抱憾而终。或是对于完整的时代或母语的眷念,在部分崇敬古典的诗人眼中“汉语新诗自诞生以来,其表里即在不断地衰落”[18],候清虽不曾爆发尖锐的批评或哀叹,但他的诗歌文本却在为内心的激荡隐约证道。诚如长期勘考近现代华语文学的王德威在2010年代所言的,文学场域“挟洋以自重的姿态早已过时”[19],近乎二百年的西学东渐浪潮已经逐退化,且在未来大概率彻底变革为平等尊重、文明对话的局面。但当今的汉语诗人们却不得不面临一种彷徨乃至失措,古典价值虽与当代文脉关系深切、一以承之,但遥远的文本生态和社会形态距离此刻的中国未免相差巨大,当代的诗学面临着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从精英文人执掌或垄断纸面话语权的时代,向更沉降于基层、社会参与面更为宽阔和纵深的全民文学时代转型。李元胜曾感慨“我们的背景是非常模糊的,需要一边写作一边建立背景”[20],候清在关怀思想的指引下,正投身于“背景”建设和丰盈化的历程。

地缘性写作与候清之间存在原生思想上的隔阂,不同于胡弦、梁平、叶舟、蒋立波等老牌名家,擅长围绕家乡、定居或长期旅居地,而展开一种贯穿地缘历史、古典文化、当代社会之间的诗歌活动,无论是《重庆书》《大敦煌》亦或是《运河活页》《蜀道辞》都彰显着候清难以具备的乡梓情怀、史料功底和宏大及多层次空间与时间的叙述驾驭能力。因此候清的诗歌往往客观上无法锁定、主观上也不愿拘泥于一处城郭或古迹,他以丰沛的想象力和阅读基础,站立于前人肩头之上,创造超出固定地缘的概念,以思想的发散、虚构的让渡和一定程度上信息的“模糊化”或“魔幻化”处理,来完成写作。譬如山林传统在六朝时期初步建立,基本完成了从“岩穴之隐向林泉之隐的转变”[21],候清对于“隐”的价值充分挖掘,谢朓式的圆美流转、王维式的无为空寂,都成为所能借鉴或化用的诗学资源。在较长篇幅的作品内,移步换景和人景分离成为惯用的技巧,这近似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所谓“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效果,但本质的根系实则维持在中国山水诗的熏陶中,淡化景物局部的勾勒描摹,从而在具体部位“避免身在山中见木不见林的观览方式”[22]发生。而在完整诗学系统中,注重“互译”的价值运动,从人与生态、世俗与超然、明堂与暗室、星斗与雾埃等板块不断以探讨、反射和阐化等举措,实现个人意志、命运的抒发,抵近“澄怀观道”的古老概念,对文本中主客体交融升华、互鉴和互显的效用,直击古典艺术内“气韵生动与时空玄远之幽思”[23]的要旨。

在无需商榷的闲静风度之外,还存有一种悲悯,始终缠绕于候清笔迹。研究他的诗境无法忽视这种近似“母港”概念的思想装置,在守序与自由的博弈之际、现实紧张与理想松弛之间,呈现出两端或多端交织的轴心点。候清年少,以至于需要岁月洗炼才可得的温柔敦厚的风貌,出现在他连篇的文本中时,不免令人诧异,原来中国传统美学“包容怀纳”的特性长期统摄着他的创作之路。早在30余年前,陈超曾向中国当代诗坛发出过一道令人深省而难以应声的疑问,即“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自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24]诸流派出身各异的诗人、学者都曾致力于贡献高分的答卷,实现个人的诗艺抱负,长久以来,悬上匾额或落魄而归的名字不胜枚举。而今台阁又换新人,同一章考题掸落积尘,递入候清的案上。

#### 参考文献:

- [1] 耿占春. 退藏于密[M]. 陕西: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34-35.

- [2] 陈超. 汲取与掣肘——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诗歌）史写作[J]. 燕赵学术 2011(2):88-96.
- [3] 郭萍. 当代中国哲学的情感主体理论——以李泽厚、蒙培元为中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155-167.
- [4] 陈国球, 王德威. 抒情之现代性: “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5.
- [5] 耿占春. 恍惚之思, 其中有道——读陈先发近作札记[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5(1):第 16-26.
- [6] 包慧怡. 格丽克诗歌中的多声部“花园”叙事[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1):51-63.
- [7] 胡晓明. 万川之月: 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252.
- [8] 侯清. 青城山（组诗）[J]. 西府 2024(1):41-42.
- [9]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398.
- [10] 侯清. 植物园锁记[J]. 诗词报 2025(8):16.
- [11] 江马益, 周媛媛. “文学作为事件”: 巴赫金文艺美学思想的新维度[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 84-96.
- [12] Chris Fitter. Poetry, SpaceLandscape: Toward A New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2-43.
- [13] 葛永海. 情理通融与灵心雅致: 论吕祖谦的诗歌创作[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7):137-142.
- [14] 霍俊明. “诗路之诗”与空间诗学——读沈苇诗集《水上书》[J]. 文学报 2025(7):11.
- [15] 巫鸿. 天人之际: 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61.
- [16] 夏中义. 重读克罗齐——从美学原理到《美学纲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35-152.
- [17]（明代）项穆. 书法雅言[M], 浙江: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41.
- [18] 杨键. 长江水[M], 江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3 页.
- [19] 王德威. 现当代文学新论: 义理·伦理·地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56.
- [20] 李元胜. 无限事[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46.
- [21] 程磊. 唐代的山林传统与隐逸精神价值蜕变[J]. 长江学术 2025(4):78-89.
- [22] 魏耕原. 谢朓山水诗审美时空的拓展[J]. 文学遗产 2001(4):121-123.
- [23] 沈沫. 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演进——以文人绘画为例[J]. 哲学研究 2025(3):159-171.
- [24] 王晓平, 夏冬. 主体形塑与形式生成的诗学探究——评吴晓东《辽远的国土: 中国新诗的诗意空间》[J]. 现代中文学刊 2024(5):151-159.

## Resetting Xiaoshan River: The Mutual Translation between Travel Traces and Emptied Rooms-- Exploring the poetry of Hou Qing

Gao Ruodong<sup>1</sup>

<sup>1</sup> Hong Kong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hinese poetic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unfolds primarily along four main lines: the nourishmen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fluences, the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and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the return to classical spirit, and the depic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These threads interact, confront, and engage in a game of give-and-take, culminating in the relative prosperity of Chinese poetry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Several generations of literati, spanning different ages, have each adopted works as their stylistic banner, attempting to enrich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s one of the youngest members of the current poetry scene, Hou Qing's writing style differs from both the colloquial group represented by "non-non" or "brutal man" and the academic cluster's "intellectual" writing path. He embraces natural landscapes as the orthodoxy, regards classical sentiment as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own linguistic value. Studying Hou Qing's works and ideological lineage may facilitate the analysis of the ecolog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poets and elucidate some of its mirror-like values.

**Keywords:** Contemporary poetry; classical aesthetics;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landscape value